

# 令狐楚傳奇

——长篇历史小说

令狐昌琪◎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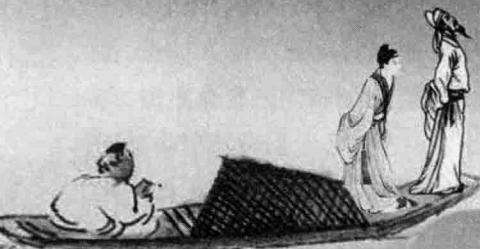
作家出版社



# 令狐楚傳奇

——長篇歷史小說

令狐昌琪◎著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令狐楚传奇/令狐昌琪 著.-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5.2(作家自选文丛)

ISBN 987-7-5063-6013-6

I.令…II.令…III.小说-中国-当代IV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68256 号

## 令狐楚传奇

作    者:令狐昌琪

责任编辑:魏衡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mail: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zuojiachubanshe.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海淀海丰印刷厂

开    本:880×1230 1/16

字    数:350 千字

印    张:18

印    数:0001-3000 册

版    次:2015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87-7-5063-6013-6

定    价:59.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序　　言

晚唐时期，令狐楚在政治上，出将入相；文学上，骈文写得很好，得到皇帝和朝廷很高的评价。在当时来说，应该说排列在最高位置上的。他的诗歌也写得不错。他文武兼备，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少有的人才。

令狐楚于贞元七年（791）进士及第，桂管观察使王拱因爱其才而聘为幕府从事。他工作积极、对人温和、才能才得到尽快地展现，前途上道路广阔、东风劲吹、阳光明媚，很是令人愉悦，可是他父亲在太原需要奉养，不宜在外地长期任职，他只得感谢王拱的一片真诚厚意，回到了太原。令狐楚在河东幕府任从事期间，他的才能和为人先后都得到了李说、郑儋、严绶等人的欣赏，并喜欢和他交往，成为很好的朋友。

元和九年，令狐楚被任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独承密命。自中唐以后，翰林学士一职十分重要，往往要参与朝廷机密诏告的草制，甚至有人把翰林学士称为“内相”。他的骈文越写越好，只要是他写的文章，皇帝看了就知道是他写的，朝廷里的大小官员们看了，都很赏识。元和十四年，入朝拜相。“甘露事变”后，他的表现现显示出一个朝臣正直的政治品格，为时人所称道。甘露事变中，王涯、贾餗、舒元舆及李训等十余家被杀，造成血流成河的惨剧，宦官的气焰十分嚣张。事变后，皇帝召令狐楚到禁中议事草诏。令狐楚认为王涯、贾餗死得很冤，其罪不切，这使宦官仇士良十分怨恨。这在当时宦官权势熏天的情况下，他这样做是要有很大的胆识。文宗开成元年上巳节，皇帝赐百僚曲江亭宴，“楚以新诛大臣，不宜赏宴，独称疾不赴，论者美之。”更显示出了他的高风亮节，在他担任盐铁转运使期间，奏请皇上废除了不利于百姓的权茶法，罢废权茶使。据《旧唐书·令狐楚传》载：“及莅汴州、解其酷法、以仁惠为治、去其太甚、军民咸悦、翕然从化、后竟为善地。”他担任天平军节度使时，天平县“属岁旱





俭，人至相食，楚均富赡贫，而无流亡者。”任河东节度使时，“练其风俗、因人所利而利之，虽属岁旱、人无转徙”。他在任何一处任职，从不徇私枉法、贪污腐败，是一个清正廉洁的、百姓和士卒信得过的好官。

令狐楚有了辉煌的政绩，但他不居高自傲，做事为人时时做到了谦虚谨慎，正因为如此，很多诗人喜欢接近他，在诗艺上做到了相互切磋、相互学习，并相互得到了提高。

《旧唐书·元稹传》赞赏他“宰相令狐楚，一代文宗。”他的骈文奏章“每一篇成、人皆传讽。”《旧唐书·令狐楚传》载：“楚才思俊丽，德宗好文、每太原奏至、能辨楚之所为、颇称之。”《新唐书·本传》称：“其为文、于笺奏，制令尤善，每一篇成，人皆传讽。”可见，令狐楚不管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学创作上，他都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绩。

令狐楚对人真诚谦和，但又有长者之风，乐于培养年轻人，奖掖后进。《新唐书·令狐楚传》说：“楚外严威而不可犯，而中宽厚，待人有礼。”他在骈文的写作方面，对李商隐进行指导。《旧唐书·文苑传下》里记载：“商隐幼能为文，令狐楚镇河阳，以所业文于之，年才及弱冠，楚以其少俊，深礼之，令与诸子游。”还说：“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从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隐，自是始为今章奏。”李商隐的家境十分贫寒，令狐楚不但要培养李商隐，多次赴京应试，都得到了令狐楚的资助。为了让李商隐安心学习，工作，令狐楚还长期资助商隐的家里，李商隐很是感动。开成二年，在令狐楚父子的荐引下进士及第。李商隐的诗，越写越好，这与令狐楚的培养，人格魅力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晚唐时期的诗人中，蔡京、张祜也得到了令狐楚的荐引，才进士及第的。令狐楚的《进张祜诗册表》中说：“凡制五言、包含六义。近多放诞、靡有宗师。前件人久在江湖，早工篇什，研几甚苦，技象颇深，辈流所推，风格罕及。”令狐楚对文人的荐引，赢得了文士们的敬重。白居易在《宣武令狐相公以诗寄赠传播吴中卿用短章用伸酬谢》中说：“尽解呼为好才子，不知官是上将军。辞人命薄多无位，战将功高少有文。谢朓篇章韩信钺，一生双得不如君。”刘禹锡在《同乐天送令狐相公赴东都留守》中说道：“世上功名兼将相，人间声价是文章。”诗人张籍在诗中称赞他：“朝廷重寄在关东，共说从前选上公。勋业新城大梁镇，恩荣更守洛阳宫。”《送令狐尚书赴东都留守》中，诗人姚合则在诗中写道：“梁园台馆关车少，相府旌旗天





下尊。诗好四方谁敢和，政成三郡百无冕。”著名诗人温庭筠，年轻时和一些诗人也常在令狐楚家进出，包括诗人贾岛，也都得到令狐楚的帮助，他像一轮明洁的月亮，照彻在天空，诗人们都愿意接近他，得到他精神的鼓舞。

令狐楚除了在政治上文学上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独特的创作以外，他和很多政界上的官员和诗人进行诗歌交往并且很频繁，这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令狐楚一生与刘禹锡、白居易关系十分密切，与这两位大诗人的交往、感情十分深厚，往来中，唱和诗，编辑成集，已经保存在全国各大图书馆。刘禹锡在《彭阳唱和集后引》中说：“贞元中，予为御史、彭阳公从事于太原，以文章往来有日矣。”其后，刘禹锡参与了永贞革新而交往一度中断，两人虽不在一地任职，但时常找机会相聚，并互赠诗篇。长庆四年，令狐楚迁宣武军节度使，到任之后，以其出色的治理才能锐意改革，去除弊政，汴州风俗为之一变。刘禹锡在《和汴州令狐相公到镇改日偶书所怀二十二韵》中赞颂道：“赫奕三川至，欢呼万姓瞻。”天和五年，刘禹锡任苏州刺史时，从长安出发，途经汴州，令狐楚致信问候，并有诗相赠，刘禹锡内心十分激动，立即作诗表示感谢。大和七年，刘禹锡将两人的唱和诗编成两卷，取名《彭阳唱和集》。

令狐楚和白居易交往也很深。敬宗宝历元年，白居易由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除苏州刺史。从东都出发，途经汴州，与时任宣武节度使的令狐楚相聚五日而离去，二人诗唱和。白居易在苏州任职期间，和令狐楚有诗歌来往，并在吴中地区传播开来。文宗大和元年，白居易、刘禹锡分别由苏州返回洛阳，途经汴州，又与令狐楚相聚，在赠诗中，两人不约而同地将令狐楚比作汉代喜延宾客梁孝王。

令狐楚在淮西用兵上，他的观点和看法和裴度不一致，被以草制失辞为由奏罢翰林学士之职。令狐楚并未怀恨在心，他宽容大度，作诗《喜裴司空见招看雪》，二人的关系慢慢恢复，成为好朋友，并和裴度、张籍、韦行式等亦有诗歌来往。

令狐楚和李逢吉之间来往密切，唱和诗很多，由令狐楚编辑成《断金集》，在当时的文士中影响颇深，裴夷直有《李相薨后题断金集》“一览断金集，载悲埋玉人。牙弦千古绝，珠泪万行新。”

令狐楚和翰林院同僚王涯、张仲素等人有诗歌来往，后编辑成《三舍





人集》一卷,又名《翰林歌词》、《唐诗纪事》等。同时还喝僧广宣有诗歌交往,后编辑成《新唐书·艺文志》,其中就有“僧广宣与令狐楚唱和卷。”令狐楚和元稹的关系甚为复杂,先较之有好,中途交恶,后再善,据《册府元龟》记载:“元稹为山陵使判官,稹以他事求知制诰,事欲就,求楚荐之,以掩其迹,楚不应。”元稹仕途迁升,结交宦官崔潭俊,谋得知制诰之职,为了掩饰,求令狐楚推荐,遭到了令狐楚拒绝,后来,令狐楚被贬为衡州刺史,由元稹草制,对令狐楚指责十分严厉,令狐楚对此深恨之,不久元稹重病在身,不能工作,令狐楚放下旧恨,去看望了他,令狐楚和其他诗人,如姚合、杨巨源、王建、张籍、柳宗元、贾岛、朱庆馀等人也有诗歌来往。

如果把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比喻成浩浩荡荡的长江黄河,唐诗应该是大江大河中的主流,没有唐诗,就不会有今天中华文化的振兴和发展,唐诗这条主流,奔腾了一千多年来,气势越来越宏大,任何力量无法阻挡。令狐楚的文章和诗歌,应该是这主流中的一朵浪花,这朵浪花有它的独特风格和个性,正因为如此,这朵浪花至今唱着自己心爱的歌曲,这歌曲犹如一幅精美的图画,永远镶嵌在中国历史艺术的长廊,闪耀着不灭的光芒。

为了纪念令狐楚先人,在桐梓已成立了令狐氏历史文化研究会,研究会的首要任务,就是好好地来研究一下令狐楚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今天,出版《令狐楚传奇》这部长篇历史小说,也是为了让他的精神更加发扬广大,为我们的国家在加大反腐力度的同时,为社会的安定团结贡献出应有的力量。

2014年12月28日



目  
录

1

目  
录

序　　言 .....	1
第一章　日落黄昏悲大地 .....	1
第二章　商隐落榜离京城 .....	8
第三章　上山学仙遇情人 .....	15
第四章　诗友情谊胜亲人 .....	22
第五章　山泉流淌遇知音 .....	29
第六章　令狐家庭添骄子 .....	37
第七章　三个儿子好名字 .....	46
第八章　有幸脱险遇蛟龙 .....	56
第九章　结为兄弟创前途 .....	65
第十章　选择专长定终生 .....	73
第十一章　幸福婚姻胜美景 .....	82
第十二章　诗画超群动天地 .....	90
第十三章　金榜题名垂青史 .....	98
第十四章　情趣相投春花放 .....	106
第十五章　初露锋芒王幕府 .....	113
第十六章　天地合一结良缘 .....	119
第十七章　回家送丧尽孝心 .....	127
第十八章　怀念亲人诗作证 .....	135
第十九章　夫妻恩爱不纳妾 .....	143





第二十章	中榜花烛喜盈门	151
第二十一章	家庭事业添异彩	160
第二十二章	骈文绝妙惊皇上	168
第二十三章	献计献策传佳话	176
第二十四章	严缓幕府建功绩	184
第二十五章	革新运动掀激浪	192
第二十六章	皇上诏见庆战功	201
第二十七章	朋友相聚送老人	209
第二十八章	母亲去世天地悲	217
第二十九章	一片孝心得回报	225
第三十章	淮西用兵起烽烟	232
第三十一章	赤胆忠心反遭贬	240
第三十二章	编纂诗集传千秋	248
第三十三章	荡舟千里阅古今	255
第三十四章	精神振奋驰快马	262
第三十五章	升迁宰相展雄才	270
第三十六章	明争暗斗激浪翻	278
第三十七章	宫廷政变夺皇位	286
第三十八章	建陵有功得表彰	293
第三十九章	朋友相会论国家	301
第四十章	不幸遭贬反立功	310
第四十一章	宫廷暗杀惊风雨	318
第四十二章	爱惜贤才育新人	325
第四十三章	振兴文化诗为先	333
第四十四章	双喜临门家乡乐	341
第四十五章	婚礼俭朴歌一曲	353



目  
录

第四十六章 成绩辉煌家和睦	361
第四十七章 心胸宽阔融大海	369
第四十八章 狂风暴雨来临前	376
第四十九章 甘露之变惊天下	384
第五十章 时光如水心如诗	392
第五十一章 迷茫路上云雨浓	400
第五十二章 父子相助喜中榜	407
第五十三章 驾鹤西去永留名	415
编后语	426





第十一章 楚王之死  
第十二章 楚王之死  
第十三章 楚王之死  
第十四章 楚王之死  
第十五章 楚王之死  
第十六章 楚王之死  
第十七章 楚王之死  
第十八章 楚王之死  
第十九章 楚王之死  
第二十章 楚王之死  
第二十一章 楚王之死  
第二十二章 楚王之死  
第二十三章 楚王之死  
第二十四章 楚王之死  
第二十五章 楚王之死





# 第一章 日落黄昏悲大地

冬天，秋花谢了。树上的叶片有的变红、变黄、变枯萎，在一阵阵冰凉寒冷的风中，飘落在地上。这些落地的叶片，难道是老臣令狐楚的无数奏章，又难道是他和诗人们来往的诗歌唱和，每一页奏章，每一首唱和诗，都是令狐楚的心血和生命啊……

血红的太阳渐渐坠落在山顶，几只黑色的乌鸦嘶叫着飞来飞去，那声音从来没有这样使人撕肝裂肺，人们出外望去，那血红的太阳像一张血红的脸，掉下了血红的眼泪。这时，突然听见管家令狐湘在屋内大喊一声：“不对！”他指着七郎落魂似的跑出来：“你的父亲快不行了，商隐怎么还不来呀？”

令狐绪这时风痺正在复发，腿膝十分疼痛，痼疾沉痼，久治无效，人比以前消瘦多了，加之这几天，他们三兄弟连夜连晚地守候父亲，看得出他是十分地疲倦，眼圈十分的乌黑，罐骨突出，两颊凹陷，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他坐在椅子上，正在烤着一炉炭火，听湘叔这么一喊叫，腿膝再疼痛，也立即站了起来，大惊失色地看着湘叔。

“这怎么得了啊，父亲胸中那口气落不下去，我知道，他心里想着义山呢。”

令狐绪从室内匆匆走出，平时他那宽厚结实的身材，此刻像一片飘飞的树叶，飘到了湘叔的面前，宽大的脸上一片悲哀。他看了一眼湘叔，用埋怨的口气说话。

“前天，就派八郎骑了一匹快马，到洛阳接义山兄弟，父亲老想着他，那口气怎么会轻易落得下去呢？”

湘叔听后，伤感地说：“你父亲的肠胃一直不好，是老毛病，年轻时就是这样。这些年来风风雨雨在外，尤其是行军打仗、宿无定所、膳无规律、肠胃不调、病之固然。”

七郎含着眼泪说：“父亲一生耿直持正，甘露事变中，说话做事又得罪了仇士良那一帮弄权的宦官，晚年了，被贬到兴元这个寒苦之地。他时时





刻刻想着被害的老臣和那些无辜的老百姓。也就突然地生病了。”

七郎横起一对伤心的眼睛，大声道：“我说过多次了，到了这个时候，你的命都保不住了，你不安心养病吃药，还想着那些事干什么，干什么呀？”他气得直跺脚。

湘叔卷起衣袖，擦着脸上的泪水，摊开双手：“叫他吃药，他又不吃，你看看，你看看……”

就在这个时候，对门山顶上的密林里，传来了什么声响，几只乌鸦腾飞而起，那太阳变得更加血红，那血红流淌开来，变成了一条血红的河流，染红了天上的一片片白云。

几天前，李商隐在山上就接到了令狐绹的书信，说家父生病，要他赶快到元兴来看望父亲。李商隐认为这次进京考试，没有进士及第，不好意思在恩师家住下，即使去了，如果恩师没有什么大病，我也要借故回家看望母亲，离开恩师，等过了一段时间，心情平静了，再说起明年进京参加考试的事情。

李商隐骑一匹快马准备离开洛阳，经过长安时，抽时间问一问王七小姐的情况，有机会就去泾源找她。但是恩师生病，不能在半路随便耽误时间，来到兴元时，湘叔第一个看见了他。他视湘叔为亲生父亲，下马后就投进了老人家的怀里。

“你来了，就好，老爷生病好几天了，他想你呢。”说着湘叔哭起来了。

“我来看看。”李商隐离开了湘叔的怀里。

令狐楚躺在床上，正在吃药，见李商隐来了，好像有一股春风吹进了心里，人立即精神起来，还未来得急招呼，商隐就跪在了恩师的面前：“学生来迟了，请恩师恕罪！”

“起来！起来！我也没有什么大病，就是吃不下饭。我估计是胃上出了毛病，煎几副药来吃了，就会好的。”

“只要没有什么大病，我就放心了。”商隐还是跪着不起来。

“今年没有考上，明年继续去考嘛，不必过分难过悲伤。”

“恩师，你放心吧，今年考不上，明年我还要去参加考试，再考不上再去考，一直考上为止。我不去参加考试，就对不起恩师呀！”商隐流出了眼泪。

“你这样想就对了，我就放心了。”令狐楚咳嗽了几声，往下说：“我怕你上山学仙，一去就不回来了呢。”

“我是一时气急了，就去了王屋山。”

“山上有寺庙，有和尚尼姑，你见识了许多……”

“我、我、我认识了一个叫宋姐的姑娘。”李商隐把这话吐到了嘴边，觉





得不妥，忙又吞回到了肚里。这时湘叔进来，扶商隐站起身来，坐在了老爷的身边。

“城里发生的事情，你都知道了？”令狐楚动了一下沉重的身体，睁大了眼睛。

“听说了一些，不很清楚。”李商隐摇着头。

“李训、郑注诛杀宦官失败，被仇士良、鱼弘志等宦官把他们抓捕起来，统统杀了，血流成河啊……”恩师说到这里，吃下去的药又呕吐出来了。李商隐忙上前轻轻拍着恩师的胸口。

“不提它了，不提它了，事情都过去了，事情都过去了！”

令狐楚咳嗽一阵，说道：“王涯和这次事变无关。他们也把王涯一家老小抓来全部杀了，还残酷地杀害了很多无辜的百姓。这次事变，是安史之乱的继续。我为他们说不了话，说了话，宦官们也不听我的。”

李商隐听后，知道了恩师生病的原因了，在他老人家的面前，千万不能再提“甘露之变”的事情，只要提起，他就会生气，生起气来，药也吃不下去了，吃下的药也会吐出来。

李商隐扶着恩师躺在床上，让他好好的休息。这时七郎八郎走了进来。李商隐忙向他们摇着右手：“老人家已经休息了，已经休息了。”

七郎问道：“父亲的病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商隐小声道：“不是什么大病，他是为甘露之变生的病。”

“甘露之变，关他什么事？”八郎放大了嗓门。

“他为那些被冤枉杀害的朝臣和百姓打抱不平呢。”

“这个时候了，权利掌握在他们那一伙人的手里，你有天大的能力，也没有办法去为王涯等人平反昭雪呀？”七郎压低了嗓门。

“只要父亲没有被牵连，就阿弥托福了。”九郎横插了一句过来。

八郎看了九郎一眼：“父亲没有参与甘露之变，他们想陷害父亲，那是不行的。”

七郎道：“还是要小心谨慎为好，这伙人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父亲被贬到兴元，这也正说明他们对我们的父亲不满。”

“这样吧，三位兄弟，我们先让父亲休息，不能让他多说话，更不能提甘露之变的事情了。”

七郎道：“义山弟说得对，在父亲面前，千万不要再提甘露之变的事情。”

商隐虽是骑马，这两天，确实也太累了。吃过晚饭，湘叔把他安排在他原来住的房间。李商隐走进房里，一切依旧。桌子、凳子、床铺都没有动过，这说明湘叔把我商隐看成了自己的儿子，我住过的房间，他也不许





别人碰一下呢。

商隐洗了脸脚，刚躺到床上，就进入了梦乡。梦里他回到了恩师身边，看见恩师吃药，说话，身体很快恢复了健康。从兴元调回京城，恢复了原职，任了宰相。我李商隐在他老人家的推荐下，也中了进士，还封了官。他戴着大红花，坐着喜轿回到了家乡。母亲为他高兴，笑出了泪花。弟弟妹妹也为他高兴。他们已长大成人，安家乐业、生活愉快。

商隐在激动中看到了一个姑娘美丽的笑脸，那笑脸一时模糊，一时清晰；一时像花瓣盛开，一时像枯叶衰败。他再仔细看时，那花瓣变成了一张他熟悉的脸蛋，她是王七小姐。他边喊边奔了过去。

“王七小姐！王七小姐！”

王七小姐穿着红绸长裙，薄如蝉翼，走起路来飞翔一般，那姿态如嫦娥奔月，美丽极了。商隐加快脚步，如踏上风火轮，飞一般地追上了王七小姐。他刚刚把她抱在怀里，天上一声雷响，他们一起坠入在一片杂草丛生的地面上。商隐把身体刚压在王七小姐的身上，不知为什么，王七小姐却抱着他一边呻吟，一边啃咬着他的肩膀。商隐一觉醒来，伸手往身下摸去，有一片粘糊糊的感觉，很不好意思。他忙去换上了干净的裤子。这时，好像恩师醒来了，恩师不停地咳嗽。全家人都走进了老爷的卧室。商隐知道恩师要喊他，他忙挤到前面去了。

“是商隐吗？赶快过来呀！”

商隐听见恩师的呼唤，立即答应了一声，拍打了一下身上，抬头看时，只见恩师已经坐起，在床上向他招手。他忙上前跪在地上，行叩拜大礼。

恩师面带喜色，没想到一喊商隐很快就到了。他微微笑着，又摇摇头，张口忙又闭上，像要说些什么，最后还是没有说话。恩师暗暗地点头，他的眼眶里，不停地滚动着泪花，转瞬即逝以后，脸上又出现了威严不可侵犯的样子。

商隐又一次行完大礼，终不见恩师说话。商隐不敢站起身来，跪在地上又问了安，还问了病情，就没有再问恩师的吃药之事了。

湘叔站在一旁，用眼睛催他，斜睨数次，商隐却装着不知，湘叔气得直跺脚。

令狐楚问道：“商隐啦，你老母亲在东都可好？你的身体有什么毛病，要请医生诊脉，吃上几副药就会见好”。

李商隐听了这话心里十分激动，没想到恩师生了重病，不关心自己，却关心起我的老母亲，关心起我的身体来了。他激动得泪流满面。他赶忙跪在地上回话：“恩师，家母托你的福，身体尚好。她上了点年纪，也是肠胃不好，肢体酸痛，请医生开了几个方子，儿子在家里亲自熬药煎汤，家





母吃了药，病已经痊愈。至于学生之病，不值一提。学生命薄，寿之长短，早已命定，何必请医生诊脉，何须吃药。”

“哦、哦、哦……”令狐楚暗暗地点了点头，似乎已经听出，商隐那婉转规劝之意，又似乎全然无觉，沉默半晌，又重新提起旧话道：“看你那身体，不比七郎强多少，七郎自从得了风痺症，每次诊脉吃药，没让人操心。七郎是个乖孩子。商隐啊，你一定要爱护身体，诊脉吃药很有必要，你一定要听话……”令狐楚转身看着湘叔往下道：“湘叔，那些人参，不要留了，给商隐和七郎去补补身体。”

湘叔听后，忙点着头。

令狐楚想再说些什么，头一阵昏眩，眼皮也睁不开了，在学生面前，他还是坚持坐在那里，向商隐摆了摆手道：“我没有什么大病，过几天就会好的。”他咳嗽几声又往下道：“抽时间，你回去看看母亲。”

商隐抬起头来，想再说些什么，见八郎拿眼睛给他示意：“父亲不能再多说话，让他休息吧。”

商隐会意地点点头，慌忙从地上站起身来，退到一边。见八郎稳稳扶着家父慢慢躺下，然后把被子盖好，接着便听到恩师不停地咳嗽呻吟。八郎扶他起来，商隐忙上前去，给他轻轻地捶着背，用手抚摸着恩师的肺部和胃部，让恩师合上眼睛慢慢地睡去。

几个人不声不响退出了内室，来到客房，还没有等商隐坐下，八郎劈头就问：“义山弟，你和王七小姐真的有来往呀？”

商隐没有思想准备，这一问，到给他吓了一跳，不过他又很快的镇静下来，心想：我和王七小姐即使有来往，也不犯什么家规，更不违反国家大法，婚姻是男女双方自己的事情，你们怎么管得这样宽呢？于是他挺起了胸脯，回答了一句话：“我和王七小姐，只是有来往，其它谈不上什么。”

八郎一听心里一时火起：“来往！来往！男女有别，你和别的姑娘来往，我们没有意见。王七小姐长得再美，你也不能和她来往呀！”

“你当八哥的，我尊敬你，我也听你的，你放心吧，我和她只是有所来往，真的，其它没有什么。”

八郎一听这话，悬在空中的心落了下来：“你和她来往，我不反对，只要你真心爱她就行。”

“我不了解她，她不了解我，现在谈不上爱和不爱。”商隐轻轻摇着头。

“如果你黑白不分，要爱上她，只要我知道了，不捶你一个半死，也要砍断你一个手指头！”说完这话，八郎转身出门大步地走了。

九郎觉得有些奇怪，吃饭时，见没有其他人，他坐到了商隐的身边悄悄问道：“八哥此刻不在，我才问你，他在，我才不问你呢？”





商隐气得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放：“九哥，平日里我和你的关系处得不错，我们有什么，都无话不说，今天，你为什么这样不相信我呢？”

九哥抬起头来，挺了挺身子，转身看看周围，还是没有其他人，忙问：“听说你暗中和王茂元的女儿相好了，是不是？”

“谁说的？”商隐说出这话时，心里像涌起了一股潮水，不大不小，在心的堤岸上拍打了几下，血管里的血液立即激荡起来。他瘦弱的脸上，立即泛起了一片淡淡的红润，隨即便拿起桌子上的筷子，吃起饭来。

“京城里不少人都在传递这个消息。”

商隐正拣着一箸菜正要送进嘴里，九哥提到王茂元的女儿，他红润的脸上，更加红润起来，“见过两次面，不能说就是相好吧。”说完这话，他把菜送进嘴里，等他用力嚼时，才知道是一块带骨头的粉蒸排骨。味道好，中间却夹着一块小小的骨头，不小心就会伤着牙齿。

九哥听了这话，才睁大了十分认真的眼睛：“你、你、你怎么能和她见面呢？”

“我为什么不能和她见面？”商隐睁大了吃惊的眼睛。

九郎见商隐不服气，立即站起身来，指着他：“你可以和其他姑娘见面，和其他姑娘相好，王茂元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不是不知道，你和他的女儿相好，你考虑过后果没有？”

“什么后果？”李商隐一边慢慢地夹菜吃饭，一边咬嚼着九郎说这话的意思。

“王茂元是一个武夫，没有文化。他是李党中的人，曾得到李德裕的赏识。八哥是牛党中的人，如果牛党一旦得势上台，你还没有进士及第，我最担心的是你的前途呢，到时，八哥这个人的脾气，你是知道的，说不帮你的忙，就不帮你的忙了。”

“我和王七小姐见面，根本就没有和她……”他停顿了一会儿，接着往下道：“在前，我就根本不知道王茂元是李党中的人啊。”

“在前，你知不知道不怪你，今天我说给你听了，从此以后，你不能和王家有什么来往，和她继续来往，这件事情，一旦八哥知道了，有你好受的。”

九郎这句话刺激到了商隐的心里，他把手里的碗筷都放下了，睁大一双极为担忧的眼睛说：“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再跟八哥提起，更不能告诉恩师。”

“这事就到此为止吧，父亲那里更不能说。”

“这事，我求你了，九哥，平时我和你特别要好，其他人知道了，我不怕，就怕恩师和八哥知道。”

